

风土记

又想起严凤英的《打猪草》

舒飞廉

习习春风里，小麦翡翠绿，油菜黄金黄，田埂上青蛙与癞蛤蟆出洞晒背，快去试试嗓子被冬雪冻坏没有？这时候，你想去田野里挖荠菜，春服既成，何其风雅，仿佛重新回到童年。可是我们的童年，挖荠菜只是副业，这时候真正的工作，其实是打猪草。父亲由金神庙集挑回来两只“几还债”的小猪，活蹦乱跳真可爱，挨了劊猪匠一刀后，又好可怜，得吃得好，吃糠咽菜，快快长膘。我们放学回家，先做作业？不，母亲的指令是马上去野馓里，挑一筐猪草回来，听话的姐姐当然是二话不说，放下书包，拉着我就往村外跑。

为什么是“挑”，因为塘埂上、田埂下、麦田中，野菜野草不计其数，种类繁多，小猪能吃、愿吃、爱吃的，也就那么几种，这个跟我们人一样，白菜萝卜莴菜茄子韭菜冬瓜南瓜，能粘上筷子的蔬菜又有多少，《救荒本草》上的那些“野菜”，苦涩粗粝，其实都得皱着眉头，才咽得下去，天天吃，试试看？如何将“猪草”由野草中“挑”出来，姐姐比我年长两岁，经验自然也长乎吾，我听她的。首选是“猪耳朵”，抓住地，一小簇一小簇，淡绿色，叶片细细茸茸，有一点像马齿苋刚破土的样子，猪耳朵的意思，大约是指得用手揪着它，像小老师揪我们的耳朵，然后用小刀割断根。上次我回老家，在一块喜鹊踩着翅膀散步的抛荒地，看到成片的“猪耳朵”，由无意识里涌现出来的喜悦之情，油然而生，我用手机上的“形色”App去分辨，确认它的确是《诗经》上讲的卷耳。“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”，女人在田野上边挑菜，一边心猿意马，想念羁旅他乡的丈夫，这是《诗经》里最美的情话之一。这片田野所在的“周南”，也就是我们日下居住的江汉平原。女人采采卷耳，大概也是要回去供养家里嗷嗷叫的猪娃吧，之所以“不盈顷筐”，很难装满一篮子，除了相思病妨碍了她的劳作，另外的原因，大概是三月初揪起来的卷耳，实在是太过细微，千百株才能铺垫好篮子，这样采摘的耐心，我没有，现在在孝感工业园区流水线上装配电子元件的姐姐，她有的。

卷耳之外的，锯锯藤也是可以的，我看到有的本草书上，将它叫做“猪殃殃”，意思是猪吃了会生病，这大概是指四五月份，已经长到一尺来长，能够被我们用来“斗草”的锯锯藤，已生出糙手的毛刺，会伤害到小猪娇嫩的胃。可是，三月刚刚由霜雪里钻出来的锯锯藤，柔软得像婴儿的胎发，像还没有穿上灰褐马甲的小鸡小鸭，我们都愿意塞几根到嘴里嚼出青绿草汁，小猪们何尝又会婉拒？麦田里的野豌豆苗也是受欢迎的，妻子刚刚开始拔节，攀援其中的野豌豆藤也没有挂出淡紫的小花与小刀似的豆荚，它们的学名，是《诗经》里的另外一种大名鼎鼎的植物：薇。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，叔齐采首阳薇回茅芦孝敬兄长伯夷，我们是扯回家献给猪娃。我喜欢扯野豌豆藤，但是姐姐不太同意，我知道，她是有一点心疼这些还没有挂上豆荚的家伙，等到清明节后，它们结出豆荚，敲出米肚子，野豌豆荚用瓦罐煨出来，多好吃！其他像蒲公英、车前子、马鞭草、商陆……我也认识，我可不敢随便往篮子里放，一旦被姐姐发现，疾言厉色一顿骂，是免不了的，好像几株车前子与蒲公英，都会像老鼠药似

的，让小猪吃了躺在地上弹腿。偷偷扯一点白菜萝卜秧子回去？一个球白菜够这两个小崽子啃一下午的，这样苟且的想法我也有过，只是心里会想，就像我们吃米面，猪吃糠麸一样，人与猪的食物大概是由上天做了分工的，如果猪不小心吃到大白菜，它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吧！

这是陆生的野菜，池塘与河汉里，有两种水生植物，也可以捞起来喂猪。我们将之称为小青苔、大青苔，就像将东边的河叫小河，西边的河叫大河。小青苔由刺骨的春水里生出来，细碎，微皱，绯红，就是书上讲的红萍，也有的地方叫作满江红，其实叫满塘红也未尝不可，如果没人管，几天就可涨满池塘，让我们钓鱼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下钩，好在全村的猪崽愿意帮忙，大家一起来捞，也就可以将它疯狂的繁殖转换成猪肉的生长了。大青苔就是一般所谓的“萍”，《诗经》里也有：“于以采蘋，南涧之滨。”出自《召南》，召南也在江汉平原。萍初生的时候，几片叶子漂在水面，稍后叶子立起来，像小酒杯似的，挨挨挤挤，又像我们穿着草绿色卡其衣服在操场上排队。我们可不管它有“萍合”“萍聚”，“身世沉浮雨打萍”这样的诗意，只是一筐筐捞回家喂猪。大青苔“萍”在与谷糠搅拌拌前，要洗净切碎，溅出来汁液让我的手又麻又痒，后来我在厨房弄芋头、山药好像也是如此，所以捞青苔是我的活，剥青苔是姐姐的活。

父母喜欢听黄梅戏，严凤英、王少舫的《打猪草》自然是由公社的喇叭里常听不厌。“丢下一粒籽，发了一颗籽，么杆子么叶开什么花？结的什么籽？磨的什么粉？做的什么把？此花叫作叫作什么花？”当年的神曲，听起来多亲切！世界上有多少不同的种籽，在周南召南，在江汉江淮的春阳春雷、春风春雨里生根发芽，又长成不同的形状，开出不同的花与果实，这些平常至极的生长，是宇宙中间真正的奇迹。金小毛陶金花们之所以在玩“对花”的游戏，大概也不是要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以长见识，而是这些植物的根茎、种籽，是要被用来做粉做把，来供养人的，人之外，猪也要随喜的。我常与姐姐一起出门打猪草，也不去看顾肖家坝汪家竹园上被狗子守着的毛竹笋，所以也没有“金小毛”们来踢破我们的篮子，所以我们的妙阴米也得到了保全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幼年的同伴们，他们在十余岁的早春年纪，都是在这片原野上打过猪草的，他们之间会有金小毛与陶金花的“出草”故事，将他们引向“桃之夭夭”的婚配，这样的事，大概就是严凤英会在《牛郎织女》《天仙配》里唱到的。

今年一二月间，江淮间大雪，江汉平原也是，雪后放晴的天气，我们绕过青天白雪下的大别山，去安徽桐城。小城里雪堆如巨石阵，姚鼐的“惜抱轩”旧址在桐城中学老操场边，桐城派博物馆在从前桐城文庙内，我们看过桐城诸贤的事迹，转过来看钟鼓乐之间大成殿里诸圣们高大的座像，慈眉善目中有男性的威严，仿佛还沉浸在经学的思辨里。我们惊奇地发现，从前秀才们“因声求气”摇头晃脑读《古文辞类纂》的左丘，已经被开辟成了严凤英的纪念馆。一代黄梅戏女王，也是桐城人，固然是天下文章出桐城，天下做黄梅戏，又何必不是？《小辞谱》《女驸马》这些来自民间的、草根的、女性的，像卷

耳、萍、薇、萍一样的生机勃勃的文本，未必就不如姚鼐山长选出来的七百余篇“二千年古文”，一样的神理气味，一样的格律声色。

接下来我们又在安庆女作家吟光的引介下，去桐城以下的罗家岭村，参访严凤英故居。一路上青松成行，山中有雪，去想象黄梅戏女王三四十年的，由皖中的山村里，到桐城，到安庆，到南京，到上海，将一种山野小调，发挥成庙堂正剧的经历，就觉得这是一个冬天的童话，江淮的传奇。村口的小广场上，是严凤英的立像，明亮的阳光下，她含笑面向村外的田野，立像所据的图片，正好是我们昨天在文庙纪念馆里，最喜欢的一张图片，明眸善睐，神光离合，眼梢挑起来的一丝妩媚里，又有乡村少女

天生的娇蛮与野性。她目光投注的乡野上面生长着冬麦与野草，稍稍积雪融化，春天来到，就是打猪草的好时节，她好像就能由凝固的时空里破壁出来，与“金小毛”“王少舫”们结伴，就像我与姐姐结伴，去眼前这片田野上打猪草。“小女子本姓陶，天天打猪草。昨天起晚了，今天要赶早。篮子拿手中，带关两扇门。不往别处走，单往猪草林。”猪草林依稀，她已经去世五十年了。她的故居里遗物陈列，床灶俨然，歌声绕梁，可是屋后已经没有猪圈，猪圈里跳过去的小猪崽子，你们，去了哪里？躲得过岁月的杀猪刀吗？

2017, 02, 27 武汉



笔会

是花是草（国画）
沈光伟

西瓜虫的春天

沈轶伦

教师来，是为学生准备。教师销假备课，新学期就开始了。学生来，是为花朵校园。学生返校登记，春天就进入校园。

一整个校园里，最先开的是白玉兰。前一天，毛茸茸的顶芽端坐枝头，像警觉的小动物。第二天，皮毛劈开，露出花被片，似白色炸绸。温润香气荡漾下，山茶也跟着开了，硕大花盆红艳艳，衬着绿油叶子，有种中式的喜气。

我的祖母退休，带回印有厂名的搪瓷饭碗、茶杯和毛巾，还有胸佩的大红花。那花就像这茶花，下面还挂着布条子，烫着金字：光荣退休。厂里的干部敲锣打鼓把祖母送回家，周边邻居都说，大厂好。

我扯着胸花玩，直到扎花的铅丝松动，直到花瓣散开，原来是一卷上浆的绢布，沾了水，会褪色。我也把浆茶花捡回来，把花瓣一片片摊平夹进书本。过了几天去看，红色变成粉色，再过一段时间去看，粉色变成褐色，像陈旧的血迹。我就不喜欢了，把它们剔出来。但有时忘了扔，隔年翻书时看见，那花瓣早就和书页粘在一起，变脆了，变得透明。一吹，如糯米纸一样，扑簌簌掉落。

山茶开了后，就轮到迎春和结香。前者开成了一片小型的金色瀑布，后者则把串串黄灯笼高挂枝头。学生们

跑步，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，每次经过那几棵结香，都要捂住鼻子。结香的香气过于汹涌，叫人吃不消。只有学校里的皮大王才似闻不到，一直去花坛偷偷挖着什么。

老师捉住皮大王问：“为什么逃课去花坛？”皮大王不肯说。但同犯不禁恐吓，已经招了：“我们去种花。”老师问：“种什么呢？”同犯坦白从宽：“我们，把话梅核种下，秋天，可以结出许多话梅来吃。”

老师问：“怎么个种法？”同犯说：“我们分工了，他早上去翻土，我下午去浇水。我们还从家里带了鸽屎施肥。”

老师道：“好的，那你们答应老师，一，利用课间休息去，不要逃课，二，浇水施肥同时，要每天写种植日记。”皮大王抬起头，不可置信，自己竟然没有挨训。

惊蛰了，打雷了，下雨了。天气转暖，玉兰凋谢。皮大王趴在窗口，久久凝视。紫荆开了，海棠也开了，婆婆纳将蓝色小花繁星般铺满地面，但话梅没有抽芽。

老师走过来，双手按在皮大王肩膀上。两个身影一前一后走到花坛。皮大王一铲插下去，新翻出的泥土湿润，褐色土块里露出淡棕色的圆点，是话梅核。它们日日接受孩子的照看，

前些天一个早上，冷冰川发来语音私信，声调中充满喜悦与欣慰：“晓群，真感谢你的连线。昨天下午我去拜见黄永玉先生，谈得高兴。先生九十五岁，头脑清楚，状态好得不得了。”

冰川还发来几段视频，见到黄先生对他说：“这几天，我一直在读你的书和画。昨晚知道你今天会来，心情很好，没打草稿，写了一首诗。”黄先生站在那里，慢慢打开一卷宣纸，他声音清朗，读道：

“《读冰川画——你的劳作简直像宋朝人》：你的画，是五寸厚的大辞典，/每一页，/每一行，/每一颗米粒，/都标识着一个/可靠的心地：/母亲的细心，/父亲严厉，/情人的甜蜜。/你的笔墨像/轻松放牧蚂蚁那么多的羊群，/让你在草原随心漫步。/你为那些紊乱不堪的杂草梳理发髻/让你们从野丫头变成闺秀。/你让每粒砂石，每片树叶，每根野草，都显出教养的仪态。/你把绝望变希望，让流浪的星星都有了归宿之处，风暴变星月满天。/你是个快乐的屈原徘徊在温泉的汨罗江上，/你的开垦/不再让人们怀疑艺术的市场和浅薄。/黄永玉戊戌年春/即兴于北京东郊太阳城/时年九十五岁。”

“你的劳作简直像宋朝人！”——让我想起好多年前，冰川接受记者采访，谈到艺术创新，他说：“中国绘画的高峰在宋代，宋人对艺术很虔诚，他们往往在纸或绢上反复渲染。我遵循古老的方法，试图在布上反复渲染，用中国笔墨，还是点线面，和墨刻没什么区别。观众看到堆积的，不过是画很多遍的笔墨。”黄先生一语中的，可见二位心灵相通，难怪他如此感动。

在接下去的视频中，我看到两位艺术家开始评论画家的水平和技法。黄先生说张正宇的画好，曾亲见他作画，全部功夫，都落在一个“慢”字上；叶浅予画“淡墨”为何不腻？黄先生曾当面请教，叶先生说要“加胶”，只是两个字，便点破了一种技法的奥妙。谈到学习绘画的启蒙方式和原动力，自学与学院教育各有优劣，但黄先生说，“要读书”三个字，才是最重要的前提。

黄先生对冰川艺术的喜爱溢于言表，冰川说，可能是他们走着类似的道路，

可靠的心地

黄永玉与冷冰川的约见

俞晓群

未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，都是野蛮生长；都是靠辛劳、靠悟性，达到自我觉醒的境界；在技法上，提笔落笔，都不打草稿，随性而为，想好了一挥而就，而且绝不会失败，不会出错；即使有错，也会在画面上演化出新的路境。

我顺着黄、冷二位艺术家的思路推演下去，想到黄先生说他一生中，壮年之前的创作时光都用在木刻上；再想到冰川曾说，他最初创作灵感是脱胎于版画。是啊，在冷冰川墨刻的突破与创意中，我开始理解黄先生欣喜的缘故。此时，精神的传承，就凝聚在某个艺术的节点上。

我翻看他们二人的画，在我的脑海中，映射着黄先生笔下那只猫头鹰、那只红色的小猴票、那只湘泉的酒杯，尤其是那个竖在田野上，令人感伤的稻草人；映射着冷先生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黑白意境，花木与女体之美，让你对画面上纯黑的底色，永远充满着五色的幻想。此时，天赋的意义，再一次得到真实的印证。

我站在令人震撼的黄先生《山鬼》面前，被那美妙的表达所吸引，脆弱的心灵在微微战栗，但我依然会沉入黄先生三四年间的思考之中，静观一位艺术大师，对那一缕亦幻亦真、非花非雾的魅影的捕捉；我看到冰川锋利的刀尖，在我眼前纷纷划过去，但我依然会追寻着他刀光下的留痕，体会那样一位彪形大汉，苦苦劳作三十年，留下一百余幅惊世画作的传奇。辛劳的汗水，自然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其实上面的故事，还有一段前奏需要交代。

在此前一天晚上，朋友带来口信，说黄永玉先生一直忙着写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，在《收获》上双月一期连载。这几天黄先生刚交一期稿子，空闲几天，希望能与我见面，谈一谈出版的事情。听到黄先生约见，实在难得。我邀时来到黄家，赞叹他身体好，头脑清楚，还在写那么好看的文学作品。他说可惜动笔太晚，此生怕写不完，但对早年的记忆还那样清晰，让他感到心痛。

我奉上三本海豚出版社的书，也是精挑细选，一本本送到黄先生手上。第一本是仿真版《鲁拜集》，他赞扬我们制作之精，还谈几句郭沫若的译文。我随口说石刻版，黄先生纠正说是石版画，图案美极了。第二本是韦力《上书房行走》羊皮版，黄先生先说书名起得好，接着他说自己最敬重藏书家，他们的故事往往让人感动。他在几十年前曾收藏许多好书，如陈老莲的画，后来均丢失。这让我想起黄先生一篇文章，说五十年代末，他才三十岁，立志画《水浒》人物，黄裳送给他十几张陈老莲原版《水浒》叶子。

第三本是《冷冰川墨刻》，就是黄先生诗中说的本“五寸厚的大辞典”。我介绍说此书为编年体，近乎“冷冰川墨刻全集”，两年中得到很多大奖。此时我发现，黄先生兴奋起来，他不断翻看，口中说着许多赞美的话：“我喜欢冷冰川的作品，他是真功夫，画得美极了……”

此后我们谈书稿的计划，又在一起吃饭，说一些闲话。黄先生说，《永玉六记》可以出一个增补本，叫《永玉十记》，补几个章节进去；今年春节有客人来看我，谈到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时，客人问：“有些历史阶段，你会怎么写呢？”我讲：“写出来你就会知道。”黄先生讲人生智慧，许多观点与众不同。我们聊的时间不短，一直到夜幕落入浓重的雾霾之中。

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我收到私信：“俞先生早，黄先生想见冷冰川，您能联系么？”

于是，才有上面的故事。

恩师郑克鲁先生

张薇

24年前，10月的一个午后，“叮铃铃”一阵电话铃声，我拿起话筒，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，原来是郑克鲁老师来电，欢迎我报考他的博士生。当时我还在江苏南通，他作为博士生导师主动打长途电话给考生，让我感动不已。就是这铃声，开启了我们的师生之缘。

如今我在上海大学已工作15个春秋了。几天前打电话给郑老师，询问他的近况，他说正在翻译雨果尚未被译成中文的作品——作为已出版了38卷文集、译者等身的著名翻译家，已八十高龄的郑老师仍笔耕不辍！他让远在加拿大的女儿女婿找到了雨果的那些作品，立志在有生之年再译完三本小说。现在他每天前往上海师范大学的光启楼工作，风雨无阻。

郑先生勤于笔耕，给我们留下1500万字的译著，主编2000万字的教材，最有影响力的是《面向21

世纪教材 外国文学史》，这是教育部指定的教材，被各大高校广泛使用，另外还发表高水平研究文章近百篇。他集翻译家、文论家、文学史家及教材编写专家于一身。曾获法国政府颁发的“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”及“傅雷翻译出版奖”，成果斐然。尽管他主攻法国文学，但从不强求学生非做法国文学方面的论文不可，而是看准每一位学生的特点，尊重他们的选择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。

郑先生的曾祖父是近代赫赫有名的改良主义者、启蒙思想家、实业家郑观应。如此深厚的背景，如此卓越的成就，可他总是低调谦逊，与世无争，不图名利。比起现在学术界，一些人争先恐后当学术霸王、耍大牌、争官衔来，他的境界不知要高多少倍！虽然他的为人质朴无华，但我由衷地觉得，这才是真正的名门之后啊。

